



宋元通鑒

廿四ノ七

宋  
神宗



十二

特別  
U8  
3719  
12





3719  
12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四 起壬子至癸丑凡二年

神宗四

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諷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千萬石賑之仍募民興水利壬戌詔罷陝西遍運銅錫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蔡挺為樞密副使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諳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



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  
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甲午  
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歿  
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主國事  
計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州  
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  
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  
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  
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  
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立文武換官法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

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  
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艸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  
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  
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戶部判官呂  
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  
兼并之家取利帝聞其太煩碎欲罷之王安石上言  
曰立法當論利與害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  
供薦席董盧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  
尋改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



定戊辛

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成都以戊辛為憂除趙抃為資政大學士知成都抃乞以便宜從事及至蜀密為經畧而燕勞閒暇如無事兵民晏然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不問。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已未置弓箭手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

弓箭社

就閱試之其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辛未塞北京

決河。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

帝留心邊事但用非其人

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

試宗室

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詔宗室非袒免

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

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

珂為西頭供奉官龍珂時已賜姓名包順。丙午王

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

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

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諸州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艸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誥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

安石聞之  
能不痛哭  
○君臣相  
知負此遇  
台痛哉

不便安石惡之會誥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誥有罪然未始罪誥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誥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卿虛杞朕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贖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六月癸亥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乙亥置武學是月河溢北京夏



趙鼎  
張翹

津 秋七月壬寅初以文臣兼樞密都承旨 閏月  
庚戌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  
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  
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  
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  
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  
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  
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創城砦  
比之內地矣惇狎侮郡縣時蜀州人張商英知南川  
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

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  
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  
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帝因河溢語執  
政曰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  
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  
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  
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河費至  
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  
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  
矣帝從之 是月詔入內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



養次子爲內侍者斬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  
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木巴等族  
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  
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  
趨抹邦山歷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還者斬賊乘高下  
鬪師小却韶躬擐甲曳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  
其廬帳而還洮西人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  
韶戒別將由竹牛領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  
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  
言措置洮河只用周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

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  
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  
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  
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歐陽修卒  
于汝陰先是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字永  
叔吉州人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敏悟過人所  
覽成誦稍長爲科場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兩試國  
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舉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  
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過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之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至是一變而復于古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臺諫論事必以是非詰之屢疏乞歸上懇留之而不能奪歸一年卒年六十六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貶唐垌為潮州別駕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

快事借小人之口更

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它日垌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



通鑑卷三十四 宋紀  
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  
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思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  
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  
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  
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惴愴自  
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  
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  
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黜瑛配英州。  
乙未詔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

尤瑛

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  
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  
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  
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  
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  
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  
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  
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  
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



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  
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  
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  
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  
焉 九月癸亥帝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 丙寅  
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冬十月戊戌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  
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  
未能復也 十一月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  
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壬申分陝西為永興秦

鳳路仍置六路經畧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蠻蠻姓  
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  
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  
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 築武陽開峽  
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郊祀需恩程顥曰  
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監西京  
竹木務改太常丞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壬午以陳  
升之為樞密使 癸未雨土

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祧順祖于夾  
室先是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元

議廟禮



通鑑卷三十四 宋紀  
九  
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  
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承契  
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  
又爲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當復以契稷爲  
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  
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  
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  
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之上世數既不可復得而知然  
則以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以謂僖祖不當比契  
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

比

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不祔于子  
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  
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述  
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  
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  
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  
僖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  
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  
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  
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



而光武中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南向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以太祖之功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以伸其尊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下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是時韓琦還判相州聞之歎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乃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

姜嫄祧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為魯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遂以安石論姜嫄之言為然于是詔依絳等議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

王偁曰宗廟之義大矣議宗廟之事者必謹于禮宋興勦業垂統實自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二月丙申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遂復洮岷疊宕



等州以呂惠卿為翰林學士以鄧綰為御史中丞

以沈起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銳意治邊知邕州

交趾

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

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

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

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

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

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貳三月庚戌置

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

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辛亥

知人

呂公弼卒公弼字實臣東簡子也初以廕補將作監

主簿召試禁林賜進士歷官觀文殿學士公弼器宇

深博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為章句之學故

所至有治功賜謚惠穆已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

制有司立為約束過于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

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眾聚

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

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

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

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甲子交州來貢



通鑑卷三十四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庚午封李白  
尊子乾德爲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先是  
司天奏是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  
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執政進賀以爲聖德所感  
乞御殿復膳從之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  
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  
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  
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  
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  
未安益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

罷彥博

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  
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隳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  
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歛  
民怨致華岳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  
于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  
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  
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  
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  
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貶同知太常  
禮院劉敞通判秦州敞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

貶劉敞

通鑑卷三十四

宋

神宗四

七



通鑑卷三十四  
宋紀  
三  
啟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放與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 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缺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缺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槳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厯之兩旁繫大船繩兩端石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淺則齒礙泥沙

錢鏐王嘗用之矣不足奇也

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



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  
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  
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  
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  
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子  
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五月癸卯朔播州蠻  
酋楊貴遷遣子光震來貢 湖北蠻向永昭舒光銀  
以其地來降 乙丑以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  
本為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己  
亥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

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  
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  
師帝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  
判監事 是月大蝗 川敦順卒敦順字茂叔道州  
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儉  
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  
高曾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  
於徼福而厚于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笑發陋于希  
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為人事窘束世  
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



元公大極  
圖自有陰  
陽範圍曲  
成萬物者  
在亦當日  
別是非息  
謙論良方  
惜乎紛紛  
註疏

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  
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軋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  
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  
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  
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  
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  
善開發人類此卒年五十七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等六路各置鑄錢監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戮之八月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歛散法戊申詔興水利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其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

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戊午岷州首領本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本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阻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本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于是宕洮壘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收免行錢先



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  
販類有賄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  
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襍買  
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  
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  
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雍過外都水監丞王令圖  
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  
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  
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  
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

滕元發

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滕元發知定州許入覲乃言  
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為郡守親見  
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在定州以上已宴郊  
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即治兵  
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  
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  
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  
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元發禮  
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  
堂以安邊明之元發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

韓忠彥

通鑑卷三十四

宋紀

神宗四

大



還宜去其  
蔽翳光明  
如故

李資

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  
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  
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識其  
言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永晤舒  
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桀驁惇遣左  
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  
平遂置澆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後城徽州蠻酋楊  
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壬  
辰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十一  
月丙寅大雪詔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十二月癸

未詔在京納免行錢

通鑑卷三十四

宋

神宗

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四 起甲寅至乙卯凡二年

神宗五

熊本以邊功起而語鄙安石可

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嚮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歿自贖獨柯陰一首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登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

王宣



景思立

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  
知歸徠州其子乞第為番部巡檢于是清井長寧烏  
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  
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  
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  
城敗死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破屢敗  
而董氈別將青宜結鬼章之眾復數擾河州屬番時  
王詔入朝景思立既敗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

高遵裕  
包順

募士

遣使議界

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乙巳白虹貫日 丙午  
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丙辰遼主以河東  
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  
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  
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  
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  
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  
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  
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天敵為郵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

條上虞信



果若言也  
必朝廷不  
做一事不  
用一人而  
可乎但有  
疑必須揭  
破亦與夷  
一術

此意原好

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地方  
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  
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  
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  
騎三也朔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  
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  
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  
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  
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  
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

金石主意  
本佳而不  
善作事不  
善用人其  
大病也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  
于畝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  
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  
報使其言向來典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  
形如將官之類或量減不宜盡罷去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  
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



詔亦尋常  
無大感悚  
人處

事云 乙丑大旱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憂閔旱災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  
已廣求直言即命維草詔行之詔曰朕涉道日淺聞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  
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  
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  
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  
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

京言之再  
有和之者  
安石沮矣

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  
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四月癸酉權罷新  
法自去歲秋七月不用以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  
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  
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  
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  
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  
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  
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  
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



急賦歛而酷吏與必至此

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飢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暄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中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糶索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請閣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通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

神宗質地甚佳其稟稟旱災已破大變不足畏一語安石雖強梗其舌將味矣而執意群奸佐之下俠于獻君不密惜哉

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依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通罪呂惠卿



鄧暉亦似  
詰邊情然  
以明眼人  
度之必是  
捏報軍功  
附會執政  
不然何敗  
嗣之相仍  
也

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復與食成此美政天下  
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  
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乙酉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  
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  
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  
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  
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  
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板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  
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

木征平

感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

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弃熙河

帝為之开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

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丙戌王安石

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

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儂慧巧佞超

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

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

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

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

罷安石

九廟神靈  
之語



岐王顥

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

破處住居蓬頭垢面何苦如此費心

推茶

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初推蜀茶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二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剏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摧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



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収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鼓腥」，不知帝王大畏。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

孫永

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于樂業，厭于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于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曾帝出手



安石止學  
術頗僻爾  
似此舉動  
幾類叫逆  
無君

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  
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一人有私  
忿于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  
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  
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若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至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聞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  
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

沈括

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汴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  
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  
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  
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至是渾儀  
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括侍帝側帝曰卿知籍車乎  
曰知之帝曰其邊以馮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

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八月癸巳置場於南薰安上門給流民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閣門儀制九月壬子三司火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



肉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為對明日廸奪官絳罷以章  
惇代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  
奸也 癸丑蔡挺請置二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  
京東十京西三 都水監丞劉瓚言自開直河閉魚  
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  
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  
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浸水出岸牽迴河  
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  
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  
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

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  
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  
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歿 冬十月庚辰置三  
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  
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  
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  
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  
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  
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神宗五



介甫清夜  
思之枉為  
小人播弄

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  
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  
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塲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  
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  
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  
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十一月  
己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時王安石初罷相薦呂惠  
卿為參政及惠卿得君怙權慮安石復進乃援郊祀  
赦例薦安石為節度使方進劄上察見其情遽問曰

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十  
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丁卯以王  
韶為樞密副使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歿初女  
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  
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甸東瀕海  
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  
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  
貢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  
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  
都督賜姓名李獻誠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

通鑑卷三十五  
神宗五  
紀



通鑑卷三十五  
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  
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  
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  
真其人蘆朴勇鷲謂之回鶻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  
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  
爲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至宋建隆二年以馬入貢  
見前紀二年四年復遣使貢馬乾德二年開寶二年  
三年俱貢馬及貂皮太平興國六年來朝淳化二年  
首領野里鷄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道三柵于  
海峽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

柵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大中祥符二年契  
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  
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  
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主國蒲葑部節度使拔乙門  
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  
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  
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  
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  
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缺鄰國有  
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缺旣多因以修弓矢



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沒撚部  
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  
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歿  
子劬里鉢嗣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丙午分京東為東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鄭俠上疏論

上君子小人圖

呂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  
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  
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  
書獻之且薦馮京可注相并言禁中有入被甲登殿詭

編管俠

罵等事惠卿奏為謫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

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

楊忠信

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

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

出京安國

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

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臺觀之而

安國亦拚得做古今

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

小人都是任用心

京知亳州舍人錢藻京制有大臣進退係時安危

錢藻

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鄧綰懼京再入且希惠卿

通鑑卷三十五 神宗五



罷藻

治私書

丁諷

王堯臣

青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係時安危朋邪徇俗懷利私已而曰持政不撓乞罷錢藻以論中外于是藻亦罷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冷奉禮郎舒直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徒俠英州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廢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

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葦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比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



再相安石

安石去而  
惠卿相又  
欲用安石  
以制惠卿  
小人氣脉  
長奈何

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洵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額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

李士寧之  
獄

之失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與此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神宗五



獄引士軍意欲有所誣讎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蹟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

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設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奔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

創業更須  
宏遠樹子  
孫不拔之  
業



將置之不問乎何惜憤也宋疆事不振自太宗始

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俸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肝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

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參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晉蕭英劉太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廡英頗泄其情太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黜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帝

通鑑卷三十五 神宗五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五  
蓋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  
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者朋黨亂之  
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無黨譬  
之少木網繆相附者必蔓少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  
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各  
言也遂以為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  
發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之  
或中夜降手詔使者勿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  
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詢詢恐元發有云而帝信之

山元發

青州兵

罷升之

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亦出元發補外先是  
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  
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  
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歷久猶盛其責守城  
池皆以靜洽聞飲酒賦詩未嘗為遷謫意夏四月  
戊寅以吳充為樞密使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判揚州  
升之深役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  
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筌相壬寅沈  
括上奉元曆五月丁丑雨土及黃毛六月己酉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

曆

典王氏學



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  
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  
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  
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加安石左  
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  
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甲寅韓琦卒  
琦字稚圭安陽人生有異稟少好學甫冠舉進士甲  
科早有盛名天資忠孝識量英偉相三朝立二帝論  
大事決大疑以安社稷嶷然山立辭氣雍容不見有  
憂喜之色折節下士進拔人才如恐不及儻公論所

割地

失地七百  
里此安石  
再相第一  
功

與雖意所不悅亦試用之而未嘗以官職私其所親  
故得入為多為相十年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卒之前  
一夕太星墮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文置其墓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  
享英宗廟廷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昇遼遼使爭議疆事  
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太章閣待  
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  
為異日典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丙申減官戶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神宗五



罷韓絳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一  
役錢之半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  
所存上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  
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  
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  
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  
知許州而三司會計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九月庚申朔以王安石兼修國史立武舉絕倫法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

蔡承禧

惠卿罷

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  
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  
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  
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  
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  
知湖州 乙未惇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  
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  
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  
武帝五年惇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出章惇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一 補宗五

三



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土，茲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憂夏

夏

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所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圭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



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丁未，彗不見。十一月戊寅，交趾大舉入。

激變

寇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又欲取靈武，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亦可計日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入以千數，交人以為言，乃罷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西所屯壯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峴，命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

不料理斷  
於達可恨

通鑑卷三十三  
神宗五  
三



丙戌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埧破其黨木斗舉漆州地五百里不盡然來歸為四砦九保建銅佛埧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謹合謀或諍于廷或諷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蕭氏姿容冠絕工

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間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于家後追謚宣懿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僉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于學或讒之于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

罷陳襄



蘇頌

監法大壞

學舍以塞訪裏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吏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裏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二人對安石益惡之聽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

蘇方田

至是多言官責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帝知方田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戊午孟夏三日點之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六 起丙辰至丁巳凡二年

神宗六

蘇緘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效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巳卯章惇



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使彭師晏誓下州

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

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

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

自是五溪皆平未必二月戊子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

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

草敕謫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宦者

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其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

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鼎與李

征交陞

趙高

郭達

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憲鼎言達老于邊事

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

交陞已丑吐蕃鬼章寇五牟谷三月甲戌親策

進士並試律義斷案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

十六人以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是

科得楊時時調汀州司戶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

昌相得甚懽及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杜

門績學淳澆涵浸人莫能測庚辰以種諤知岷州

夏四月辛亥茂州夷寇邊成都知府蔡延慶乞發

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朝廷遣內副押

楊時

每科記得

人最是而

寥寥一人

豈五百九

十五人盡

碌碌耶

蔡延慶



至勇死

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五月丙寅分兩浙為東西路丁卯城茂州 六月丁  
亥詔安南將吏視軍士有疾者月以數聞 秋七月  
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  
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  
雜它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  
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弃所學隆尚縱橫之末  
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  
行逆絕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  
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甚疽發背歿帝頗

罷鄧綰

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  
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  
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  
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編州 八  
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閔  
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  
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  
摯為奏曰鬻伯遷商丘土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  
歷世尊為太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  
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歿敗



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九月己卯，詔恤嶺南凶事。家表將士墓。張載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入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幹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罷安石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軍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

吳充荐賢

用馮京

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轉歿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十一月董璪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彭汝礪

通鑑卷三十一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癸卯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札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

將畧

孫軫

杜生

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彛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庚戌詔有得鬼章冷鷄林首者賞之 沈括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厯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威聲雄它府括時在延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臥聞孫軫談杜生事自言頓忘其勞杜生者穎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



通鑑卷三十一  
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日管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入擇日又賣醫樂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它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自何所為曰端坐耳頗

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中麤室中枵然而氣韻間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芻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至是為括述其事云

十年春正月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平粟麥以卹流亡多所全活 二月丁酉



罷王韶  
印其自言  
前功必多  
朦朧

通鑑卷三十一  
紹興  
詔給老疾貧乏。己亥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三月壬申詔州縣捕蝗召張載同知太常禮院時呂大防薦之曰載善發明聖人之道其論政治可以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遂有是命載至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夏四月丁酉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免夏秋稅

呂大防荐賢

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史。六月壬午法華國朝貢。秋七月癸丑邵雍卒。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游河南居之遂為河南人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日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



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高司  
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  
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  
德氣粹然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清而不激和而不流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  
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  
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  
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

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  
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  
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事于外庭雍皆能聞衆人  
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  
爾旣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襍就其所至可  
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  
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丙子河決澶州自開直河  
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  
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河 壤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神宗六  
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  
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  
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  
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  
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  
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  
靈平八月甲辰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  
行者一人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  
濬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冬十月癸巳詔濮  
王子以次襲封奉祀十一月遼襲上耶律乙辛殺

其君之子濬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兼北南  
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搆害宣懿皇后而立其  
黨蕭霞抹之妹爲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  
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  
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  
臣良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  
乃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  
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  
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  
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



遼廢儲

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卒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殺濬并妃

張載西歸過洛見程顥曰載病已

許將

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卒矣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乞加贈恤詔贈館職半贈載字子厚長安人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主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有志未就而卒年五十八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學者稱為橫渠先生一時及門士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歿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諱自縣責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諱賈幼不諱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諱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諱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十二月壬子詔改明年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戊午孟夏十日點之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七 起戊午至庚

神宗七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朔日食命官詳定郊廟禮文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壬辰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起呂公著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乙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

召孫固

起呂公著

通鑑卷三十七 神宗七



學士知審官院 戊戌曾公亮卒上臨其喪謚宣靖

公亮字明仲泉州人以進士至宰相或謂其識度精

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老不

知退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有老鳳池邊蹲

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之句人皆傳之 曾孝寬以

父喪去位 除張方平太乙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

政同方平在朝雖不在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

此自安石為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

相業如此亦足羞已

河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二十虜皆山

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

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

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懷上皆

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

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

爾 二月戊辰詔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

功行賞 三月辛巳帝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

八法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 夏四月戊辰塞曹村

決河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歿家錢 六月癸卯朔

河



韓存寶

日食 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閣門使韓存寶經制

瀘州納溪夷 八月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阯李軼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

詔不許未幾軼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

交阯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乙酉以呂公著薛向同

知樞密院事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畧

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

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武帝雖以汲黯

為不韞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

唯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

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

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

至臨決多從末減管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

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

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恐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

物予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

定交阯界



無不利詩所謂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以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舟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獻詩可厭  
說更套又  
若舒置何  
也

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卒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技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監荆南稅張商英獻言曰真壽者不歿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帝曰卿不廢學如此邪乃除館閣校勘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為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議復肉刑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嘗建此議至是復



蔣夔

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踵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冬十月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十一月己亥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賞是年始更庫名二年春正月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趙抃致仕

上臣諫法  
抃自知杭州告老還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人皆羨之二月召知扶溝縣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塾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黷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入而已疏奏不納顥復舊任顥治扶溝以教化為先



邑素多盜至是偃息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顯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顯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上是之畿邑皆得免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

其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闢境賴焉水災民飢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顯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顯言濟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



通鑑卷三十一  
今有故青帳可用之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  
邑有冤訴府願得扶溝決之邑有犯小盜者謂曰汝  
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  
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人永約不復爲盜今何面  
目見之邪遂自縊尋改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朝廷遣  
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遲遲持累世契券以自  
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  
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  
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黷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  
願服而君不許何也乃謂之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

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  
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鄰  
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  
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稅 甲寅日中有黑子自熙寧十年至  
此凡四見 三月庚寅躔汴洛 除張方平爲宣徽  
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  
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一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  
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



北壯士健馬奔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矣皆以太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君知蠻事者皆服精練師還如其言夏四月己未陳升之卒升之字賜叔建陽人初名旭以進士歷官樞密使同平章事封秀國公深狡多術善傳會以取富貴竭力以附王安石而陽益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五月庚辰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醕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

祀今王夫人名位或未正瑩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其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甲申元絳罷絳工於文辭而無操持任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用蔡確



獄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  
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  
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  
司農事觀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  
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  
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  
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  
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濶共一  
室設大盆於前凡羹蔬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  
餌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

王存

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  
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  
唾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六月戊申命蔡確參定  
編修傳法寶錄甲寅清汴成是月忠州兩豆 秋七  
月甲戌張方平致仕戊寅詳定朝會儀丁亥詳定郊  
廟禮儀 八月許一史直前奏事修起居注王存乞  
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肯在  
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  
令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 九月壬辰出



太后守家  
法  
不猶愈於  
事表表耶

馬步射格鬪法頒諸軍 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  
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乙卯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  
僧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僧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趣遣出帝常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詰  
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  
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天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  
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之矣何待今日帝曰

敢不受教 是月知湖州蘇軾徙知徐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嘗作策畧策別  
策斷又緣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  
亶摘其語以為侮慢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  
諷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  
奸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  
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  
事應口無非以詆諉為主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



至是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  
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  
引名士必欲寘之歿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  
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忌才中傷之  
乎措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本憐軾且聞曹  
太后之言而吳充申救甚力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  
亦對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  
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祿祿如此其心不能無歎望今  
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

深譴也行為卿貴之第去勿滿言軾方賈怨於眾恐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  
之地下之螫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  
朕事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  
周鼎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促具獄貶軾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第轍及詵皆坐謫  
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準孫覺曾  
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瑄盛僑王侁王鞏王



鮮于侁高  
行

李常

安上周敏杜子方等三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  
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  
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  
常蘇軾蘇轍劉敞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  
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  
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  
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有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  
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十一月丁亥而壬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  
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外舍生二千人

遼立濬子  
延禧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  
三年春正月己丑癸巳俱白虹貫日詔審刑部斷議  
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 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  
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  
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  
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  
入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  
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太王事乙辛入  
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為梁



王設旗鼓搜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二月丙午以章惇參知政事 丁巳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吳充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遂罷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字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作大箴以獻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少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 夏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甲申復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簡惲熊本重賞檄斬

之阿訛桀黠群知邊隙簡惲匿不殺會簡惲老以兵屬其子乞第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第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二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第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第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恃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

失處置

存室不終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十一  
儒不敢進乞第送款給降存實信之遂休兵于綿梓  
遂資間 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  
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真類以它官主判三  
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  
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  
任諫議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  
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  
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  
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  
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瑛樞密副使承旨張誠

楊傑  
劉几  
樂

十領之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  
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  
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于人聲  
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  
于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  
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  
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  
追考成周分樂之序雍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程  
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  
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



通鑑卷三十七 宋紀 十四  
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纜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

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埴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秋七

陳祐甫

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

李垂  
孫民先



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癸未彗出太微垣丙戌詔羣臣直言闕失 八月乙巳罷省寺監官領空名者 程頤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十人頤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頤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誠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頤曰使入得之則非亡也歎夫有用之物若泥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大臨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

聞語可刪

聖至于於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大臨曰夫數子之言何如頤曰最後者善大臨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



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又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筴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癸未，以薛向孫固爲樞密副使。乙酉，加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丙戌，以馮京爲樞密使。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薛向罷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閏月乙卯，加文彥博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	--	--	--	--	--	--	--	--	--

道長子

戊午夏四日既望照此卷了

林亭士



